

给 所 有 渴 望 理 解 与 尊 重 的 孩 子

WENEN DOUJIANG ZHANFANG

我们 都将绽放

一个关于成长和友谊的暖心校园故事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我们 都将绽放

蒋处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都将绽放 / 蒋处宁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526-3436-5

I . ①我… II . ①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0229 号

我们都将绽放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 编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朱璐艳

责任校对 周真渝 李 强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5 千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436-5

定 价 25.00 元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574-83875165

目 录

CONTENTS

① 开学了,来新同学了	001
② 吴张桐的新闻播报	008
③ 方音很重的新同桌	015
④ 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团体	023
⑤ 餐厅里的一幕	031
⑥ 我的妈妈 我的 QQ 号	038
⑦ 我们的谢老师 我们的 QQ 群	045
⑧ 新来老师爱留堂	053
⑨ 帮助老师纠正坏习惯	061
⑩ 我的同桌不合群	068
⑪ 有一种妈妈叫金秀妈	075
⑫ 卖酸辣粉的男人	081
⑬ 被掀翻的小摊子	088
⑭ 我们占了小鸟的地盘	096

15	那张闯祸的一百元纸币	103
16	夏苔米,我想回家	110
17	关于餐桌的那些事儿	118
18	黄洋的书,周巧儿的书	127
19	我没有偷	135
20	我的侦破故事	142
21	再接再厉,继续撒谎	149
22	福尔摩斯·夏	156
23	我的妈妈语重心长	163
24	诗词大赛有人拖后腿	170
25	被踩坏的眼镜	177
26	巧儿,我们帮你凑钱	184
27	金秀的妈妈来了	192
28	关于零食的故事	200
29	周巧儿爸爸来了	207
30	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214
31	曲终了,人散了	221
32	我们都在绽放	227

01

开学了，来新同学了

那是一个秋雨淅淅沥沥的早晨，校门口挤满了车，就像渔船上铁箱子里装满的鱼，谁也动弹不得；大人与孩子们比赛着嗓门，各种的声音在我的耳边汇聚成浪，一浪接着一浪。

这边有家长叮嘱孩子好好学习，那边有孩子拉着父母的手大声啼哭，还有这儿，有家长大声骂孩子：“你上学了知不知道，你要带书包、带铅笔盒知不知道？”——是哪家熊孩子，上学连书包都没带？不过对于家长的训斥，我们是嗤之以鼻的，你做家长的，等把孩子送到校门口才发现孩子没有带书包和铅笔盒，也是一个奇葩，居然还好意思这么理直气壮地骂孩子？

还有不嫌烦的家长，拼命地在摁喇叭；在路口指挥的交警叔

叔，嗓子都哑了。

我与陈小艺就像两条灵活的鲑鱼，在人和车的缝隙里钻来钻去。后面传来交警叔叔的声音：“慢一点慢一点，两个小朋友，别乱走，注意安全……”

陈小艺扭过头，对着交警叔叔做了一个鬼脸。

好不容易进了校园，陈小艺才对我说话：“那些大人真的好烦啊！”

我点头表示同意：“就是，来送一送那些挂着鼻涕的小娃娃也算了，我们五六年级的人，还送什么送！现在又不用交学费，背上也就一个空书包，有什么好送的。”

陈小艺瘪瘪嘴，故作成熟地说：“在他们的眼里，自己的娃娃永远长不大。”

“不，他们是来炫耀车子的。”说话的是吴张桐，他从我身后追上来，非常老油条地接嘴，“我刚才去看过了，门口的车子有奔驰、玛莎拉蒂还有路虎，尤其是那辆路虎，那身子有这么长！它在那儿掉个头的工夫，就把路口严严实实地堵住了。要知道每年开学，学校门口人最多，这是炫耀车子的最好机会。有些人啊，三四十岁了，还没有长大！他们不知道，他们开再好的车子来，孩子读书成绩也不会进步！”

好吧，吴张桐这话非常有理。

只是陈小艺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在吴张桐的结论上，她翻着白

眼叫道：“吴张桐，你拿背车牌标志的功夫去背诵背诵课文，我们小组就不会做尾巴了！”

陈小艺是组长，背书组长。吴张桐是她的组员。

话说我们班级里，人人至少都有一个“官职”，或者大官或者小官。我爸爸曾经吐槽说，他很想钻进谢老师的脑袋里瞧瞧，她是如何能想到这么多官职的。

我们有班长、副班长、劳动委员、纪律委员、宣传委员、文艺委员、体育委员，有各科课代表，还有八个收作业小组长、八个背书小组长，还有餐厅管理员、黑板管理员、玻璃管理员、电灯管理员、电脑管理员、课桌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草纸管理员……

嗯，你没看错，我们有草纸管理员。

学校每个月给我们发一大包皱纹纸，是我们一个班级每个月的上厕所用料。一大包看起来是不少，但是我们班有将近四十个人啊。怎么够用？

于是谢老师就设置了一个草纸管理员，每个月负责两件事，一是去总务处领草纸，二是将草纸给管理好，免得大家浪费了。

谢老师还规定说，女孩子每天可以领五张草纸，男孩子只能领三张。

这是一个很需要脑细胞的工作，谢老师说，她必须安排那些细心的女孩子来做这件事。

班主任谢老师虽然精打细算，然而每个月不到十天，一大包

皱纹纸就用完了。草纸管理员管理得再仔细都没用。

顺便交代一句，我小学阶段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草纸管理员。

吴张桐是数学课代表，数学天才，他最爱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数学题，偏生不爱语文和英语，经常被文科老师揪到办公室里去背书。陈小艺和我是标准的文科生，看见有关数字的东西就头疼。

吴张桐嘿嘿笑道：“我没有去背车牌标志，其实看车子根本不用看车标，只要看看车子的形状和线条，我就知道那是什么车了。喏，你看那辆大众，就是摁喇叭的那辆，才四五十万的车子，就这么嚣张。大众后面那辆肯定是四个圈，别看四个圈好像也算中档车，但这辆车其实很便宜的，也就三四十万。嘿嘿，别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本天才就是这么自信……”

“有本事背书的时候别拉小组后腿！”陈小艺当然没有看车标的兴趣，我们俩背着书包就往教学楼走。

“夏苔米，你知道你的作文为什么一直都写不好吗？你没有我这么敏锐的眼光，没有我这么深刻的思考，没有养成与我一样随时随地观察动脑筋的习惯……”

我笑了一下：“呵呵。”

陈小艺也笑了一下：“呵呵。”

吴张桐嘿嘿一笑，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不就是想说我上学期期末考试作文不及格的事儿嘛。这其实不是我的错，这

是改卷老师不懂得欣赏美。”

上学期期末考试，作文题目是“美”。我们大多数同学的作文，都是写小学生扶爷爷奶奶过马路啦，公交车上让座啦，环卫工人冒着严寒扫马路啦——只有吴张桐别出心裁，写了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来我们小镇上表演的事儿。

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来我们小镇表演《天鹅湖》，这可是小镇文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镇政府包了场买了票，各个单位派发，各路记者都来了，长枪短炮，规模吓人。我也去看了。开场的时候大剧院爆满，第三场之后就只剩下七八个人了，其中就包括我和妈妈——小镇上的人还不懂欣赏这种高雅艺术，于是芭蕾舞团就向剩下的人道歉说，最后一场他们就不演了——这对学习了五年芭蕾的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了连篇累牍的赞扬，认为这是小镇人民素养提高的一个标志。但这都是闲话了。

如果平铺直叙将一场演出写下来，老师好歹也会看在字数的份儿上，给个中不溜的分数。但是吴张桐的作文侧重点错了。他的侧重点跑到了芭蕾舞演员的大长腿上。他认为，芭蕾舞的美，就在于演员的大长腿，就像唐朝宫女的丰乳，或者乡下婆婆挑选媳妇注重的肥臀一般，代表的是一种审美：我们小镇的观众为何最终放弃了对大长腿的审美，那是因为对小镇上的人而言，丰乳肥臀比大长腿更重要一些……

具体文章内容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谢老师将吴张桐的作文拿过来，在教室电子白板上打开的时候，下面笑成了一团。

而吴张桐丝毫没有作文得了零分的羞愧感，在一片笑声里，顾盼神飞，得意扬扬。谢老师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又打了他两下手板心，斥责他：“以后不许这么写！”当时吴张桐笑嘻嘻地答应了，但是一点悔改的意思也没有。我估计，下一次作文，他依然会这么“出类拔萃”。

其实我也很想在作文里飞扬恣肆一回，但是我不敢。

吴张桐扫了周围一圈，笑着说：“夏苔米，你别说，我们一起来观察吧。你看着，这个进校园的肯定是插班生，嗯，而且肯定是外地来的。你看这个衣服，啧啧，也不知穿了多少年了，现在这个年代，还能将衣服穿得这么旧，我也算是服了。这个爸爸肯定没多少文化，你看他送孩子上学，衣服都还皱巴巴的。他不知道要帮孩子挣面子吗？还有他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我敢保证他肯定做了很多体力活，年纪轻轻就驼背了，肯定是在工地上班的……”

陈小艺翻了一个白眼，说：“就你聪明！老生家长不许进校园，能进校园的肯定是要办手续的插班生，要你说！”

我们已经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听着吴张桐与陈小艺对话，我也往前面张望了一眼。

那两人很显然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他们站定了。一男一女，显然是父女俩。那男的果然如吴张桐所说，浑身上下冒着两个字：土气。

神色还有些怯生生的。

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小小女孩，看起来十来岁的样子，衣服很旧但是很干净；皮肤黝黑，五官倒是不难看；她看着前面，眼神中，充满了惊喜。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巧儿。

父女俩有一瞬间的手足无措。那男人抬起头，脸上挤出刻意而讨好的笑，问楼上的我们：“小朋友，老师办公室往哪儿走呀？”

吴张桐嘿嘿一笑，回答：“老师办公室？我们学校的老师有一两百个，大多数老师我们都不认识，你说的是哪位老师的办公室？”

旁边的小女孩很显然吃了一惊，问道：“有这么多老师？”

那男人也吃了一惊，竟然显出了一点手足无措的样子，期期艾艾地问道：“我们才转学过来的……那该去哪个办公室？”

吴张桐一摊手，笑嘻嘻地说道：“那我也知道了，你们说，是不是？”

02

吴张桐的新闻播报

陈小艺瞪了吴张桐一眼，骂道：“你可别吓唬人家！”

吴张桐耸耸肩膀：“我实话实说，怎么吓唬人家了，你们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小艺怒道：“收起你的嬉皮笑脸！谁都不要理你！”

我手指着后面，说：“一共三栋教学楼，最前面这幢是五六年級的，后面分别是三四和一二年級的。老师的办公室都在教学楼中间，领导办公室都在一楼，你转学去几年级，就去哪幢楼的一楼问问看好了。”

那父女俩感谢了一番，居然走到我们边上的办公室里去了。吴张桐睁大了眼睛，说道：“呀呀呀，这女孩子小模小样的，竟然也

读五六年级了，真是看不出来。”

我与陈小艺不理他，径直走到教室里去了。吴张桐却不知窜到哪里去了。

教室里已经有不少同学。班长方丽站在讲台前，手中拿着一个鸡毛掸子，大声叫：“都安静下来，都安静下来。我们六年级了，小学最后一年了，要给老师留一个好印象……大家拿出上学期的英语书，跟着我读单词……”

上学期期末的时候，英语老师告诉我们回来第一节课要听写上学期的单词，所以同学们都将英语书带来了。

下面的几个女生已经将英语课本拿出来了，但是靠窗的角落，那几个男生还在忙着讨论假期里玩的游戏，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大笑，根本没有听见班长大人的呼喊声。

方丽怒了，拿着鸡毛掸子走下讲台：“黄洋！吴双！你们几个到底读还是不读！”

吴双几个人看了看怒气冲冲的班长大人，默默起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黄洋却是不动，慢悠悠地抬起眼睛，说：“早读是课代表的事情，人家林诗涵和夏苔米还没有说话呢，你管什么闲事？别以为做了班长就可以什么事儿都管，今年班干部改选，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

这一句话就像是一块骨头，将方丽噎在那里。

下面响起了笑声，那是一群男生的。吴双笑得最嚣张，东倒

西歪的，整个人都伏在桌子上。陈小艺笑嘻嘻地看了我一眼，瘪瘪嘴巴，眼中有些幸灾乐祸的神色。我翻了一个白眼，将擦桌椅的抹布递给前桌陈小艺，拿着课本站起来，说：“黄洋，你皮痒了？我还没有到，班长让你先读读英语单词，有什么问题？你再这么说话，我回头去你叔叔家说。”

黄洋当下就蔫了。

我走上讲台，敲了敲桌子，说：“给大家三分钟时间，赶紧将桌子擦好、东西放好，三分钟后咱们开始读书。后来的同学，擦桌子、搬椅子的声音轻一点，不要影响大家读书。”

下面喧闹的声音已经安静了很多，我对方丽扬起一个笑容。

这时候，外面急匆匆奔进来一个人，在讲台上站定。

“中央电视台，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现在为大家播报最新情况。就在今天早上八点三十分，我台记者吴张桐冒险深入前线采访，终于为大家打探到两条与 601 班同学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

教室里陡然寂静无声，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讲台上。

黄洋大声叫道：“吴张桐，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吴张桐不理睬黄洋，依然播报他的新闻：“根据我台记者得到的消息，我 601 班今年将会换一个数学老师，据悉，校长认为这最后一年，必须给六年级学生配备最好的老师，所以决定给我们换一个数学老师，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不辜负校长与老师的期

望……”

黄洋急了：“到底换了谁？快说快说！”

吴张桐露出神秘的笑容，说道：“黄洋，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新老师是阳光小学声名远扬的四大恶人之首李伟健李老师。当然，此消息如果有误，吴张桐概不负责……”

李伟健？黄洋登时蔫了。

班级里的人顿时都蔫了。

我们原来的数学老师是王老师，绰号王老太，她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作业经常来不及批改，大家有时交一些空白作业上去，她也不会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只会眯着眼睛骂人，反正不痛不痒，黄洋从来不当一回事。

但是李伟健的教学风格与王老师完全不同，单就作业一样，就够让我们胆寒了。据上一届的师兄师姐们介绍，李伟健是有名的“试卷狂人”“拖课狂人”和“留堂狂人”，他的特点是喜欢发试卷，每个学期除作业册之外，还能发上几十张试卷；喜欢拖课，每节课都能拖到下节课上课；放学最喜欢留学生，但凡你没做作业，或者没订正好，他就会陪着你到晚上五点半！所以吴张桐说，黄洋的好日子到头了。

吴张桐卷起一本书，继续播报新闻：“本台获悉的第二条新闻，对广大的单身狗来说是一条好消息……”

方丽忍不住了，喝道：“吴张桐，你下去！”

黄洋大声叫道：“吴张桐，你继续说！”

吴张桐笑嘻嘻地说：“方大班长，我这是冒着被老师发现挨批的风险，去给大家打听新闻的，这些新闻都是有关 601 班同学的切身利益的，您怎么可以这么粗暴、这么武断地将我赶下去呢……好吧，我长话短说，今年我们班会转进来一个女同学，皮肤虽然黑了一点，人虽然土了一点，但是长得还蛮顺眼的，对广大男生来说，这是一项很大的福利！”

下面笑声一片。方丽举着鸡毛掸子冲吴张桐抽过去，吴张桐顿时抱头鼠窜。

我拿着课本敲了敲桌子，四周安静下来：“三分钟时间到了，读英语单词！”

琅琅的书声响了起来。校长从门外走过，特意在门口站了一会。全班同学昂首挺胸，念英语单词的声音震耳欲聋。等校长的身影转过墙角，教室里的声音就陡然轻了下来。

黄洋趴在桌子上打盹。方丽拿着鸡毛掸子走过去，喝道：“黄洋，你为什么趴着！”

黄洋努力撑起脑袋，气若游丝地说道：“班长大人见谅，我生病了，我生了一种‘读书就头疼’的病。再说，校长已经走过去了，您的表扬肯定少不了，您让我在位置上好好休息一下可好？”

黄洋说话声音不响亮，但是周边几个同学都听见了，教室里陡然安静下来。方丽气得浑身发抖，叫道：“我去告老师！”转身就